

·旧籍新刊·

近百年湖南学风·湘学略

钱基博·李肖聃·著

岳麓书社

近百年湖南学风·湘学略

钱基博·李肖聃·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49300



岳 麓 书 社

1049300

责任编辑：刘 柯

装帧设计：胡 颖

**近百年湖南学风
湘 学 略**

钱基博 李肖聃 著

岳麓书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80,000 印张：7.625

统一书号：11285·60 定价：1.35元

出版说明

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，无锡钱基博先生（1887——1957）著。先生字子泉，自号潜庐，又号老泉，先后任教于无锡师范学校、北京清华大学、上海圣约翰大学、上海光华大学、无锡国学专科学校、浙江大学、兰田国立师范学院、武昌华中大学、武昌华中师范学院，主要著作有《名家校读五种》、《文心雕龙校读记》、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、《明代文学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孙子章句训义》及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。

《湘学略》，长沙李肖聃先生（1881——1953）著。先生原名犹龙，字肖聃，后以字行，别号西堂，又有星庐、桐园、亟斋、灵岩、天武等笔名，1898年（戊戌）考取秀才，190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等校留学，1911年归国，1917年返湘定居，长期在湖南大学等校任教，解放后被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，著有《湘学略》、《星庐笔记》及未刊稿《中国文学史》、《亟斋日记》等。

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与《湘学略》同为论述辛亥革命以前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著作，二书颇有相互发明之处。书中论列的人物，虽然籍贯限于湖南，大多数（如曾国藩）却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，并且这种影响有的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因此，了解和研究他们的思想与事业，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。这也是我们将二书合订重版的主要原因。

《近百年湖南学风》抗战时曾由湖南兰田袖珍书店和湖南安化

桥头河求知书店印行，这次重版，用两本对勘，并承华中师范学院石声淮先生审阅一过，〈湘学略〉解放前曾由湖南大学印行，原书无标点，今请文莫之同志校点。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，重版之际，钱、李两先生女公子钟震、淑一二位分别为撰后记，谨此致谢。

近百年湖南学风

目 录

近百年湖南学风

一	导 言	(1)
二	汤 鹏 魏 源	(6)
三	罗泽南 李续宾 王 鑫	(16)
四	胡林翼 曾国藩 左宗棠	(27)
五	刘 蓉 郭嵩焘	(42)
六	王闿运 阎镇珩	(54)
七	邹代钧 罗正钧	(66)
八	谭嗣同 蔡 锷 章士钊	(79)
九	余 论	(104)
附	记	(108)

湘 学 略

自 叙	(111)
濂溪学略第一	(115)

朱子濂溪先生事实记·····	(115)
通 书·····	(116)
太极图说·····	(122)
衡麓学略第二·····	(124)
武夷家学·····	(124)
湘潭诸胡著述考·····	(125)
南轩学略第三·····	(128)
紫阳学略第四·····	(131)
湘人著书叙述朱学者·····	(132)
朱子著书年月考·····	(136)
岳麓学略第五·····	(138)
阳明学略第六·····	(142)
船山学略第七·····	(145)
邓显鹤船山遗书目录序·····	(145)
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·····	(149)
李元度王而农先生事略·····	(150)
恒斋学略第八·····	(152)
九溪学略第九·····	(156)
王九溪先生遗囑跋·····	(157)
邵阳学略第十·····	(159)
魏默深先生源·····	(159)
镜海学略第十一·····	(162)
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·····	(164)
益阳学略第十二·····	(167)
二贺学略第十三·····	(170)
邹邓学略第十四·····	(172)

李元度先正事略·····	(172)
新化诸邹著述考·····	(173)
曾国藩邓湘皋先生墓表·····	(176)
曾左学略第十五·····	(178)
曾公圣哲画像记·····	(179)
罗山学略第十六·····	(189)
曾国藩罗忠节公神道碑·····	(189)
罗山弟子录·····	(191)
玉池学略第十七·····	(194)
王先谦兵部侍郎郭公神道碑·····	(194)
湘阴诸郭著述考·····	(197)
岳阳学略第十八·····	(200)
湘绮学略第十九·····	(203)
湘绮遗书跋·····	(204)
葵园学略第二十·····	(207)
鹿门学略第二十一·····	(211)
郎园学略第二十二·····	(216)
浏阳学略第二十三·····	(219)
校经学略第二十四·····	(222)
诸儒学略第二十五·····	(224)
流寓学略第二十六·····	(227)
后 记·····	(233)

一 导 言

湖南之为省，北阻大江，南薄五岭，西接黔蜀，群苗所萃，盖四塞之国。其地水少而山多。重山迭岭，滩河峻激，而舟车不易为交通。顽石赭土，地质刚坚，而民性多流于倔强。以故风气锢塞，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。抑亦风气自创，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。人杰地灵，大儒迭起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宏识孤怀，涵今茹古，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，有坚强不磨之志节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，不为古学所囿。义以淑群，行必厉己，以开一代之风气，盖地理使之然也。

天开人文，首出庶物以润色河山，弁冕史册者，有两巨子焉：其一楚之屈原，著《离骚经》，以香草美人为比兴，以长言永叹变四言，铿锵鼓舞，于三百篇之外，自成风格，创楚辞以开汉京枚马之词赋。其一宋之周敦颐，作《太极图说》、《通书》，契性命之微于大易，接孔颜之学于一诚，而以太极人极发明天人之蕴，倡理学以开宋学程朱之性理。一为文学之鼻祖，一为理学之开山，万流景仰，人伦模楷，风声所树，岂徒一乡一邑之光哉！然为生民立极，为天地立心，而辅世长民，一本修己者，莫如周敦颐之于宋，其次王夫之之于明。周敦颐以乐易恬性，王夫之以艰贞柱世变，周敦颐探道原以辟理窟，王夫之维人极以安苦学。故闻夫之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；闻敦颐之风者，鄙夫宽，薄夫敦也。敦颐，道州人；夫之，衡阳人。湖南人而有此，匪仅以自豪乡曲，当思以绍休前人。

自昔子思作《中庸》以说天命之性，而孟子道性善以修率性之道，开宗明义，而未有体系，所以“理”而不为“学”。至周敦颐乃本《中庸》以上推之《易·系辞传》，而后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，有体有系，厘然秩然。犹若以为未足，更本《易·系辞传》以旁推交通诸《老子》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、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，拈出“太极无极”之义，以补《易系》之未所言，而后先天之道，天命之性，有体有系，厘然秩然。观其《太极图说》曰：“无极而太极。太极动而生阳。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。静极复动，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。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气顺布，四时行焉。五行一阴阳也，阴阳一太极也，太极本无极也。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，而变化无穷焉。”盖融《老子》《易系》之义而冶之一炉者也。“太极”之词，出自《易系》；而“无极”之义，则参老子。老子言：“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”、“无极而太极”也。老子言：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，则所谓“五行一阴阳”、“阴阳一太极”、“太极本无极”也。“太极无极，二而一，一而二”，此老子“有”“无”双观之所以“同谓之玄”也。太极图③中间一〇，即“易有太极”也。〇旁两抱，即两仪二画也。不过伏羲在太极上面直画两画成三，而敦颐却把伏羲两画弯转，抱在太极两旁，亦从《老子》“负阴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之说悟出。老子所谓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统体一太极也。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，物物一太极也。“太极”二字，原本《易系》，尚是祖述孔门之旧。至于“主静立人极”，“人极”二字，则自敦颐始发之。其后从“人也得其秀而最灵”云云，皆说“人极”。人极与太极对勘而论，以明天人相与之际，绝非矫揉造作。故人能践形，即能尽性；能尽性，即能

达天。天人一理，此敦颐立言之旨，而以《太极图说》挈其要。以《通书》畅其义。“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”，“主静”二字，是立人极之本。“中正仁义”，又是主静之实落处。然“主静”之下，又自注曰“无欲故静”。“无欲”者，无人欲，无人欲，则纯乎天理矣。而“诚”以立其本，“几”以神其用。夫道非“诚”不立，非“几”不行。事之大小，天下之治乱，皆有“几”者行其间。天也，固人也。事有理有势，而行之必有其几，此则众人之所忽，而豪杰有为者之所必争也。敦颐言“诚神几谓之圣人”，“诚”者本也，“神”者用也，“几”者介乎动静之间。故曰：“动而未形，有无之间，几也。”蒞事之初，有审几之明；及事变之歧出，又有赴几之智。一得其几，而万险胥平；一失其几，丛脞百出，咫尺皆荆棘也。然非“主静”者，不能审几赴几；而非“定之以中正仁义”，则审几赴几而或流于狙诈惨酷，吾见亦多矣。此敦颐所为“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”也。程氏颢、颐，理学之宗，而兄弟受业。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，所乐何事。颢尝曰：“自再见周茂叔后，吟风弄月以归，有‘吾与点也’之意。”以其世居道州营道县濂溪上，世称濂溪先生。

周敦颐生当太平，王夫之身历世屯，而以明庄烈帝崇祯十五年举于乡。目睹是时朝政，刻覈无亲；而士大夫又驰骛声气，东林复社之徒，树党伐仇，日寻于恩怨；发而为文章，黜申韩之术，嫉朋党之风，长言三叹而未有已。既一仕桂王，为行人司，知事终不可为，乃匿迹永、郴、衡、邵之间，终老于湘西之石船山，世称船山先生。清盗诸夏而抚定之，搜访隐逸，次第登进。虽顾炎武、李颢之艰贞，而征聘不绝于庐，独夫之深阒固藏，邈焉无与。平生痛诋党人标榜之习，不欲身隐而文著以求反唇，用是其身长遁，其名翳寂。其学出于宋儒张载，载著有《西铭》、《正蒙》等书，

其学以仁为宗，以礼为体，而深信周礼为必可行于世。夫之则注《正蒙》数万言以讨论为仁之方，为《礼记章句》数十万言以阐明记礼之意。昔仲尼好语求仁，而雅言执礼；孟子亦仁义并称。盖圣人所以平物我之情，而息天下之争，内之莫大于仁，而外之莫急于礼。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，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义，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也。夫之荒山敝榻，终岁孜孜，以求所谓育物之仁，经邦之礼，穷探极论，千变而不离其宗，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悔，虽未为万世开太平以措施见诸行事，而蒙难艰贞以遁世无闷，固为生民立极。周敦颐光风霁月，饮人以和；夫之则茹苦含辛，守己以贞；周敦颐以道自乐，从容涵泳之味洽，夫之则历劫勿渝，厉世磨钝之节坚。翹企高风，诗不云乎：“我思古人，俾无沬兮。”

降而晚近，世变亦益亟矣！百年以还，欧化东渐。挠万物者莫疾乎风，君子以独立不惧。而习尚之所蒸，抑有开以必先。汤鹏尚变以自名一子，魏源通经而欲致之用，胡林翼、曾国藩、左宗棠扶危定倾以效节于清，郭嵩焘、谭嗣同、章士钊变法维新以迄于革命。新旧相剿，问学殊途，而要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，有坚强不磨之志节。湛深古学，而能自辟蹊径，不为古学所囿。志在于淑群，行不害违众，精神意趣，则无不同。余违寇来湘，披览著书，颇亦窥其旨要，观其会通。睹记所及，写成是编，哀录汤鹏、魏源以下，得若干人以尽其变。上推周敦颐、王夫之两贤以端其趣，而行毋绳以求备。人不拘于一格，大者经文纬武，次则茹古涵今，略其是非功罪之著，而彰勗学暗修之懿。所贵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用之则辅世长民，不用则致知穷理。内圣外王，在湘言湘，岂徒为诏于来学，抑亦自振其衰朽。凡我共学，倘能恢张学风，绳此徽美，树规模，开风气，以无忝于前人，岂徒一

校之私以为幸，国家景命，有利赖焉。昔罗泽南以一老诸生，假馆四方，穷年汲汲，与其徒讲论濂洛关闽之学，师弟礌切。而其弟子王鑫、李氏续宾、续宜兄弟，杀敌致果，卓有树立。吾党身厕上庠以糜大官之廩，所凭藉什伯于罗氏师弟；则所树立亦必什伯于罗氏师弟，乃足以副国家之作育。景行行止，在吾党好为之耳。尚乃勗哉，毋陨越以遗前人羞。

二 汤 鹏 魏 源

清治至道光而极敝，清学至道光而始变。于时承平之日久，主溺晏安，大臣委蛇持禄，容说以为忠，士人汨没科举，诗书以干泽。即有魁异杰出之才，不安固陋，而声气标榜，呼朋啸侣，桐城文章以学古，休宁名物以张汉，文史雍容，姑以永日，而辅世长民，以为非分。倘有文章经国，志气拔俗，发强刚毅足以有执，文理密察足以有别，发聋振聩，大声疾呼者，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哉！吾得二人焉：曰汤鹏，曰魏源。

汤鹏，字海秋，益阳人。擢道光三年癸未进士第，年甫二十，所为制艺，列书肆中满街。士人模拟相踵得科第，而鹏唾弃不复道，专力为诗歌，自上古歌谣至三百篇、《离骚》、汉魏六朝下暨唐诗，无不形规而神挈之，未几得三千首。其始官礼部主事，为文章下笔不自休，大臣以为才，选入军机章京，补户部主事，转贵州司郎中，擢山东道监察御史。年始三十余，意气卓厉，谓天下无不可为者，徒驰骋文墨以自标置，无当也。于是勇言事，未逾月三上章，卒以得罪，罢御史，回户部员外郎，转四川司郎中。是时，英人扰海疆，求通市。鹏已黜不得言事，犹上书大臣转奏善后条陈三十事，报闻而已。鹏居曹司久，而负才气，郁不得施，以谓：“事有积之已久则弊，而守之以固则枯；坏之已甚则匿，而处之以贖则愚；振之以大声疾呼则訾其激，而荒之以流心佚志则厚其羞；料之以深识早计则嫌其躁，而亟之以颓光倒景则郁其

忧。是故君子不能毋尚变。尚变云何？尔乃君毋过尊而自比于天地之大，臣毋过卑而下同于犬马之贱。大臣毋席尊荣以谩小臣，毋小其职掌乃并其聪慧气力而一例小之也。小臣毋畏谴何以媚大臣，毋大其爵秩乃并其神理骨干而一例大之也。国故毋有所支离禁忌而不以告人，民情毋有所增饰而不以上闻也。是则与天下臣民共其趣向，非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悞墨，功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欢欣，过则与天下臣民共其惩创。公辅毋自其岁月资格为之，将帅毋自其宗藩世胄为之也。机密宜选老成忠饬以厚其德、直其义，封圻宜兼文武干济以鸿其体、实其用，谏议宜格君心杜门户以申其直、示其大，守令宜引英俊擢三公以重其选、拔其尤。轻重贵贱之等，毋封己见以成倒置也；治忽安危之机，毋戾众志以得惨报也。科目毋徇文字，登进毋涉苟且也。军旅毋溺晏安，训练毋徇故常也。粟米之产，毋委以地气而不广生，毋限以农工而不众也。盐筴之利，毋敝以官守而不约束，毋画以疆界而苦迂滞也。而归之览上下古今善败得丧，毋涉其故而忘其新。闻变则骇者，无识而陋者也；稍变而留其半者，有志而懈者也。可变则变者，智也；不变不止者，勇也。变然后宜，宜然后利，利然后善者，仁也，义也。苟不得施于事而著之言。”于是为《浮邱子》一书，立一意为干而分数支，支之中又有支焉，则支复为干，支干相演以递于无穷。大抵言军国利病，人事情伪，开张形势，根极道德，一篇数千言者，九十一篇，计四十余万言，而植之以学，索之于古，以谓：“君子纳之于轨物，然后能裁之于义理；裁之于义理，然后能详之于体段；详之于体段，然后能鸿之于作用。君子曷施而每进益上如此也？”《说命》之言曰：‘王，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，学于古训乃有获。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’是故君子必于古乎索之。曷索之？曰于古载籍乎索之。……是故读经则

思其意，读史则思其迹。思其意，则奥而衍，使人变动光明而济；思其迹，则炯而严，使人中正比宜而静。”“是故君子必读书则古，以握宰世服物之本。考之《诗》，然后知性情；知性情，然后能款万物。考之《书》，然后知政事；知政事，然后能著万物。考之《易》，然后知阴阳；知阴阳，然后能妙万物。考之《礼》，然后知典则；知典则，然后能衷万物。考之《乐》，然后知声音；知声音，然后能和万物。考之《春秋》，然后知名分；知名分，然后能戒万物。考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，然后知言行；知言行，然后能体万物。考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然后知体用；知体用，然后能总万物。考之历代之史策，然后知成败之凡；知成败之凡，然后能操万物。考之当代之彝训，然后知创述之委；知创述之委，然后能巩万物。”每遇人，辄曰：“能过我一阅《浮邱子》乎？乃所愿，则学周公孔子之学，志周公孔子之志，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。”然其学主王霸杂用，出入儒与名法，而不纯学周公孔子。其语杂糅孟轲韩非，引物连类，旁征史实，而归宿于称说《诗》《书》，则又似《荀子》书之引《诗》以卒篇。而其行文，则好为排比，体仍制艺，而自出变化，震荡陵厉，时而云垂海立，时而珠圆玉润，连犴旁魄，时恣纵而不佻，读之者目眩神夺，争之强，辩之疾矣。足以夺人之心，移人之志。倪后来康有为、梁启超报章文新民体之所昉乎？他所著述，如《明林》十六卷，指陈前代得失。又有《七经补疏》，阐发经义；《止信笔初稿》，杂记见闻。诸书皆出示人，惟《止信笔初稿》人多未见。或问之，曰：“此石室之藏也。”尝谓其友人曰：“汉以后作者，或专攻文辞，而义理不精，经纶不优；或精义理，优经世，而不雄于文。克兼之者，惟唐陆宣公、宋朱子耳。吾欲奄有古人而以二公为归。”其自许如此。